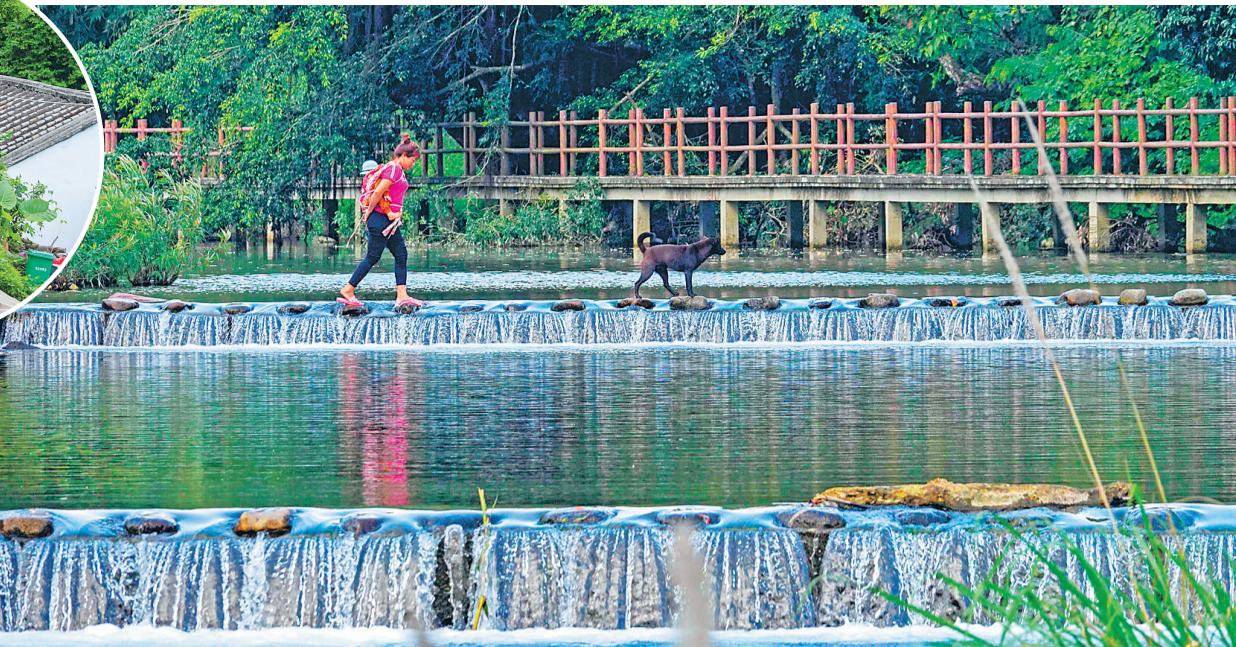




响土村一角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

村民从河间的跳岩上走过。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

瓦房依山势 青苔舔白墙

早就听闻响土好风光，踌躇于山高路远，探访之行一再搁置。几日前的一个午后，趁着日头不算毒辣，便一鼓作气地启了程。

驱车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出发，弯弯的山路盘绕着村庄、农田和山林，好在路宽弯少，人并不怯。约莫40分钟后，导航提示“向右”，小车自304省道拐入乡道，再由乡道攀至一条地图上也找不到名字的路，前方变得愈发狭窄曲折，窗外的景致则如山水画般渐次舒展。

远处浮云万顷，近处山色朦胧，几乎是贴着崖壁绕过一道道山梁后，数米高的一处木质村牌乍现，响土村终于到了。之所以取名“响土”，相传是因为村里有一块土地，人踩上去时会发出奇异的声响。或许是踩的人多了，如今这一奇观早已难现。

迫不及待跳下车，直奔村口凉亭，不过1平方公里的村寨全貌一下子尽收眼底——藏于山坳、挂在半坡，与琼岛腹地的绝大多数村庄一样，响土村因山势而建，黛瓦、白墙与绿树点缀其间，就像是疏淡有序的笔墨。

远远瞧着并不尽兴，赶紧转身踏上通往村里的青石板路，从爬满树藤的白墙、青苔点缀的灰瓦中穿过，看着一团团青绿的野草从院墙石缝拱出，忽地就生出了另一种心境。

村里老人说，这些屋舍大多已有五六十年历史，因平地少，屋与屋之间离得格外近。近到墙瓦斑驳纹路丝丝分明，就像是与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擦肩，将他满脸细细弯曲的皱纹瞧得真真切切。

几乎以为一丝暮气就要冒出来时，三两孩童突然从巷口窜出，撒着脚丫子，高声唱起不着调的曲，引来零星犬吠，也将整个村庄“逗得咯咯直笑”。

拙中见风情 苗寨响土美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

H 码上读



拍摄 李天平
剪辑 吴文惠

溪水响叮咚 浓荫绽繁花

青石板路缓缓悠悠伸向村庄深处，耳畔的轰鸣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刚想寻踪觅源，一条清冽激湍的溪水便自眼前横贯而过。从石缝里挤出来，从树林中钻出来，淌淌流水冲过一级又一级拦水坝，如一层层小瀑布，叮叮咚咚击打着河床，把一块块硕大的鹅卵石冲刷得光亮而圆润。

将衣物摊开在石头上，几名村妇赤脚下水，抡起捶衣棒，过顶，然后重重落下。水花四溅中，原始质朴的劳动之美尽显。或是听到了动静，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孩也来凑热闹，追着水里的几只白鸭跑啊跳，像是要比比谁的声音更大。

撩水声、揉搓声、捶拍声，间以盈盈笑语，最终都随着水纹一圈一圈荡漾开去。

追着水流的方向继续往前，河岸边突然伸出一棵歪脖子黄葛榕树，树身扭曲着，斜斜地歪向水面，姿势虽奇怪，倒也依旧自由、旺盛地生长着。

与歪脖子树相邻而居，另一棵约要五六人才能合抱的黄葛榕树，树冠如擎天巨伞，密匝匝的浓叶下缕缕气根垂落，盘根错节间形成一间天然树屋，成为村里孩童们捉迷藏的好去处。

每年3月前后，树上云蒸霞蔚般的粉花开得蓬蓬勃勃，一阵山风斜斜送来，便如细雨簌簌飘落，落在溪水的臂弯中，互相簇拥着向前奔去，像极了五六十年前，响土人从更偏远的深山出发，一路逐水迁徙的身影。

不同的是，落花随春去，响土人却如同一颗颗种子，找准时机扎下根，悄无声息地一点点拔节生长。



响土村村民准备演出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

俯瞰响土村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苗家风情浓 复得返自然

从岸边返身准备往村里去时，远远瞧见一位阿婆腰挎着竹篓，踩着拦水坝上圆润的石头过河。特意停下脚步等候，只见她瘦小的身影一点点靠近，头上玫红色的苗绣头巾愈发耀眼，这才恍然意识到，响土是一个地地道的苗村。

“阿婆，头巾真美。”隔着两三米远，迫不及待地打起招呼，惹得阿婆笑盈盈地露出一口白牙。想着再聊几句，发现她其实并不懂普通话，“鸡同鸭讲”般费力交流半天后，只好笑着挥手作别。

紧接着钻进一条狭窄的村巷，潺潺流水声渐渐在耳畔消逝，木门的吱呀声，打扫院地的悉簌声，交错着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响起，终于见到了响土最热闹、鲜活的一幕。

或躺在摇椅上打盹儿，或低头拈着针线刺绣，或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闲聊，狭窄村巷两旁的院落里，藏着的是一张张清爽又大方的面孔，他们见到陌生来访者时露出友善的笑容，丝毫不怯生。

攀谈之后才得知，这两年响土在海南驴友圈中小有名气，不时有人来村里爬山露营，见得多了，村民们自然变得善谈起来。虽说如此，却不见村里有任何商业气息，就连一家可供游人憩息、饱腹的农家乐也没有，实在是朴得踏实、拙得肆意。

朴拙，又自有一份精致。循着村巷探访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被拾掇得干干净净，遇见的村妇则个个头戴苗绣头巾，不少甚至头巾、腰带和绑腿一应俱全。将传统苗村的文化肌理和乡土韵味不断赓续，响土也仿佛成了一条隐秘的时光通道，连接起人们记忆中的“乡土味”。■